

# 秘密目标——暗杀美国总统



【美】安妮·斯普  
丹其刚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 秘 密 目 标

——暗杀美国总统

〔美〕海伦·麦克英尼斯 著

许其鹏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一月

## 秘密目标

——暗杀美国总统

〔美〕海伦·麦克英尼斯 著

许其鹏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顺义燕山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3 字数290,0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85 定价：2.20元

## 内 容 提 要

有克格勃背景的国际间谍头目西奥命令手下两名恐怖分子艾瑞克和马科去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暗杀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白宫高级官员。他们物色了一个能经常出席白宫会议的官员弗朗西斯·奥康乃尔的女儿尼娜为对象，并以组织环球旅行为名诱其同行。一方面，他们利用尼娜及其他一些无知的青年作掩护，到世界各地招募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又指使艾瑞克向尼娜求爱，以便打进奥康乃尔家，伺机行动。美国驻北约情报军官伦威克中校为有效地与以西奥为首的恐怖分子作斗争，联合一些国家的情报官员，成立了“国际反恐怖主义情报组织”。伦威克与尼娜六年前便相识，互有爱慕之情。伦威克几次三番劝尼娜退出环球旅行，因尼娜舍不得放弃周游世界的机会，均未成功。伦威克不得不在追踪、侦查恐怖分子的过程中，一面保护尼娜，一面设法挫败西奥的计划。最后，尼娜醒悟，积极勇敢地配合伦威克粉碎了西奥的阴谋。有情人终成眷属。

本书内容及人物纯属虚构。作者海伦·麦克英尼斯是美国一位多产的反间谍小说女作家。她行文流畅，情节安排巧妙，故事引人入胜。目前，恐怖主义活动遍及世界各地，产生的根源及背景亦较复杂。书中观点带有明显偏见，希读者自辨。

# 秘密目标

——暗杀美国总统

(1)

教堂座落在市中心。书店的同事告诉他，这是一座古老的教堂，已经有一千年历史了。他们不停地向他唠叨这件事，似乎一定要让这位新来的伙伴记住：西德的埃森并不只是一座四周都是煤矿的城市。战后，这里已见不到高炉或炼钢厂，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工厂，装饰华丽的商店，风格幽雅的美术馆，及令人神往的市郊。同事们劝他不必担忧，在这儿生活一定会很愉快；他也请他们放心，他会过得很快活的。当走近教堂大门时，他心里想：你只要见人点点头，逢人给个笑脸，就很容易能和大伙混熟。吹毛求疵的人总不大讨人喜欢，而且招人怨恨。如果性情古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甚至还会引来别人对你刨根问底。他在这座工业城市已经住了八个月，要说有什么收获，那就是：他已适应了这儿的环境，站住了脚。对认识他的人来说，他只不过是名叫克特·雷纳的年轻人，沉默寡言，宽容谦逊，丝毫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是不是有点呆头呆脑？他正希望人家这么看，因为这样他便无须参加什么聚会，他不会因有什么过分

亲热的朋友而惹人注意。

雷纳步入教堂，四周阴森森，灰蒙蒙，远处祭坛上一闪一闪的灯光使阴暗的大厅亮堂了一些。一群游客走进这座哥特式教堂的正厅，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打破了里面的寂静。导游压低嗓门嗡嗡气地解说着：这部分建于公元十世纪，那部分建于十三世纪；这是某某人建的，那是个名叫某某的人修的；请看这讲坛、圣坛、门廊，都是好几世纪前靠教徒的奉献修建起来的。不一会，导游低沉单调的声音渐渐地听不太清了，游客们杂乱的脚步声也消失了。雷纳的眼睛适应了教堂里阴暗的光线，直盯着正厅右边第三根大圆柱。他不慌不忙，漫不经心地移步到走廊，向雕刻着图案的石柱走去。从这儿是看不见西奥的，但他知道西奥准在那儿。

西奥和往常一样早就来了。他先悠闲自得地在教堂里遛上一圈，仔细打量祭坛前的祈祷者，然后查看聚集在旁边小礼拜堂里的那群人，是不是有他曾在哪儿见过的？西奥考虑问题十分周到严密。谨慎小心是他的职业特点。

不错，西奥果然在那儿，俨然一副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派头。他一个肩膀倚在石柱上，一身深色外衣与石柱的颜色混为一体。西奥年约五十来岁，中等个子，脸皮白净光滑，棕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他瞟了雷纳一眼，点头表示赞许，因为雷纳不仅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向他靠近，而且穿的也是深灰色外套和黑衬衫。教堂里的这个地方没有灯，他们二人面对石柱站着，看上去只是两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就好像是两个不相识的人各自默默地在虔诚祈祷似的。

雷纳等着西奥开口。不用说，这是一次紧急会面，暗号很简单，是预先定好的。西奥把雷纳派到埃森时曾说过，“如果在你去上班之前，我打电话谈起你慕尼黑家中的事，这

就是接头暗号。吃午饭时书店关门七分钟后，我们将在明斯特教堂见面。那时几点钟？”雷纳当时答道，“十二点三十分。不过我可能被耽搁，因为我是个低级职员。”也许会有个把拖拖拉拉的顾客到关门时才慢腾腾地离店。西奥的答复是，“那好，改为十二点四十五分。在进门右手第三根石柱。只要我清晨一打电话，你就去那儿等。”今天早上电话果真来了，只几句简短平常的话：“厄纳斯特叔叔”说雷纳在慕尼黑黑的父亲（其实根本没有此人）滑倒跌断了腿。极简单的联络暗号，西奥就喜欢这样。他主张互相联系要自然随便一点，过于复杂的密语或暗号要解密后才能懂，一旦被窃听或截获，可能引起怀疑。

两个“陌生人”并没有一见面就交谈。西奥整整一分钟未开口，然后用手比划着远处看到的一座塑像，装着在谈论教堂建筑的样子低声说：“下周不去法兰克福，也不按原计划飞往伦敦。改在今晚出发，九点钟，从利奥波德厂那儿乘卡车走。”

雷纳点点头。他知道那地方是市郊一家小机器修理厂。雷纳眼中闪出忧虑的神情：出什么事了？但他没有开口问。如果需要他知道，西奥会说的。

“要轻装。晚上送你上路的人可靠，把摩托车和不带走的行李交给他，一小时内我们去取。卡车司机也不会找你麻烦。这段路程不长，途中很安全。你在杜伊斯堡下车。”

雷纳吃惊地一怔，但他只朝身边那张平静的脸扫了一眼，就再也没有作别的表示。杜伊斯堡位于莱茵河畔，是欧洲最大的内陆港口。那儿有二十个船坞，地下仓库和货栈连成一片，还有许多贮油罐。雷纳和他的手下人在潜入埃森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始终把杜伊斯堡作为他们行动的目标。去

那儿很方便，乘汽车或摩托车只需半小时。如能小心翼翼地混进去，干得利索，贮油罐里的一亿七千八百万加仑石油一旦爆炸，熊熊大火就会烧得满天通红，和鲁尔区高炉里冒出的红色烟云遥相衬映，场面一定十分壮观。雷纳悄声提醒西奥说，“今晚在杜伊斯堡下手，我们早准备好放烟火了。”

“这项计划推迟了。”

雷纳怔住了，不相信这是真的。他那伙人为了执行这项计划，做了大量准备，干了许多工作，也冒了不少风险……“我已在杜伊斯堡把第二行动组组织好了。埃森的第一行动组也预有准备。他们配合得很好，他们——”

“我们内部有人告密。”西奥脸上毫无表情。

“在第二行动组？”

“不是。”

“那就是第一行动组了？”雷纳不由从怀疑转而警觉起来，甚至一时感到惊恐不安。第一行动组是我过去五年里亲手组建领导的……可是很快他便克制住自己的感情，问道，“确实吗？”

“确实。警察在午夜袭击了弗雷德内肯大街的公寓，你的无线电专家费迪和韦利被捕。警察还搜出了武器，艾玛丽不在那儿，伯德也不在。”

“昨晚他们是碰头了，从两名陆军上士那里弄到些情报。是谁——”

西奥示意他住口，走开了。

雷纳低着头等在那儿。损失不小，不过并非一切都完了。通讯联络组遭到破坏，但可以恢复。要是马科被抓走，就不同了。他是个爆破专家，现正和助手卡尔潜伏在鲁登斯德地区。第一行动组还有三名成员，一个理发师，一个杂货



店职员，一个公共汽车司机，都是兼职。这三个人住在托弗大街。雷纳自己另有住处，是租的房间，离书店不远，步行就能到，组内其他成员，甚至连马科都从未去过这个地方。他们不知他住在哪儿，也不知他在哪儿工作。除老伙伴马科外，他们只知他叫艾瑞克，可能是情报传递人，一名靠得住的联络员。雷纳通常用公用电话传达指示，只有必要时才采取啤酒聚餐会的形式在托弗大街的公寓里和他们见面。在这种场合，他非常小心，总是呆在不显眼的地方听马科下达命令。他似乎只是这台设计精巧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可谁知这些命令又全是他在前一天晚上在匿名叫“格罗加”的公园里转交给马科的呢！

至于西奥，虽然他为雷纳一伙提供经费和各种伪造证件——护照、身份证、执照，为他们预定飞机座位，当他们的顾问和领导，可是别的人，包括马科在内，谁也没有见过他。就连他的化名西奥也只有马科才知道。与西奥的秘密会见，雷纳即便对马科也守口如瓶。他本人对西奥从不胡思乱猜。不过，有些事如果认真想一想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便于开展工作，西奥必须经营一家旅游公司，所以他有组织旅行的专长。他的办公室或许就在附近的迪塞尔多夫。雷纳曾打算在那里组织一次行动，因为该城是鲁尔大工业区的经济和行政中心。尽管这一行动计划很吸引人，西奥却断然不准。但西奥的钱是哪里来的呢？他有一个多么庞大的情报网向他提供世界各地的情况以及跟他进行联络呢？……这些事最好不要去打听。反正要的东西都有来处，这也就行了。

西奥仍然站在离雷纳几步远以外的地方，象是正在仔细观赏教堂的正厅。刚才他很快就觉察到三个闲逛的游客闯进走廊里来了。他们见这儿没有灯，又没有什么好瞧的，就径直

往前走了，一点儿也未注意站在黑暗中的那个年轻人。他正低着头，双手捂住眼睛，似乎在祈祷。此时，西奥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站住。雷纳也放下手来，不再去回想那些往事，又提出三分钟前被打断的问题：“谁告的密？”

“艾玛丽。”

“她？”艾玛丽是韦利在米兰吸收入伙的。当巴德尔—梅霍夫小组剩下的人四散逃亡时，她从西柏林跑到米兰。艾玛丽原是小组内的一名忠诚热心的喽啰。起初，她不大愿意回西德，是经韦利说服才来的，而且经过反复考查，证明可靠。韦利一直把她带在身边。“这小婊子——”雷纳正待发作，一只手拍拍他的胳膊不让他说下去。是啊，经过反复考查，西奥也亲自考查过！谁也别想混过西奥的审查，可这贱货竟没有被看透。

“我们会整治她的，对韦利也要设法营救。”西奥扳着脸说。

雷纳点点头。他很喜欢韦利：为人忠厚可靠，干事任劳任怨，而且乐意帮忙。现在看来，韦利这人太好说话，倒上了一个名叫艾玛丽的漂亮金发女郎的当。“她替谁干呢？中央情报局？”

“别提中央情报局了，它的喉管已被切断，正在流血，瘫痪了。”西奥摇摇头笑着说，很欣赏自己这种形象的描述。“艾玛丽和英、法也无关系。这事我们会查清的。她和埃森警察局无直接联系，情报通常经过西德的一个情报机构传递。她和警察局的人不熟。这倒也好，不然，也许会撞上我安插在那里的眼线。”西奥停了一下，眼睛注视正厅，又接着说，“这就是我今天一早了解到的有关昨夜搜捕的情况。”

“这么说，向托弗大街发警报还来得及。”雷纳松了一口气。

气。“可是马科和卡尔已在杜伊斯堡了。”

“马科正在去汉堡途中，卡尔隐蔽起来了。你和马科安全离开德国后再向其他人发警报完全来得及。”

“完全来得及？现在警察可能就在围捕他们了。”

“不，不会的。警察目前对逮捕费迪和韦利一事保密，三十六小时内不会公布。他们想稳住你们，让你们明晚仍照原计划在托弗大街公寓聚会，用这种方法一网打尽。”

不错，明天晚上是要举行一次庆祝杜伊斯堡大爆炸的聚会。这次会对大多数成员都将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只有马科、艾瑞克和第二行动组的人才知道那项爆炸计划确切的执行时间。所以，这一招儿使艾玛丽未能搞到准确的开会时间。在上次全体会上，马科曾提到，动手的时间定在下周末。这是雷纳的主意：一定要保密，再保密！现在这主意倒反而对他不利了，因为即使袭击杜伊斯堡的行动十天后才开始，警察也不得不从现在起就时刻警戒贮油、贮气地区。

西奥似乎猜到雷纳对现在就去杜伊斯堡有所顾虑，于是安慰他说，“警察不会把整个港区都封锁起来的。哈芬特宾附近不会有他们的人。”

杜伊斯堡港区沿莱茵河伸展，长约三十英里。哈芬特宾是一家供应海员的酒吧，靠码头近，离目标地区远。“和索菲联系？”索菲是个黄头发的邈邈女人，在那儿有固定工作，耳长眼快，是西奥的王牌密探之一。

西奥点了点头。“索菲会让人把你带上船。是条货船，眼下正在装货，半夜启航。”

半个钟头到杜伊斯堡，再走十分钟到哈芬特宾酒吧，然后花上半小时和索菲接头，恐怕还得要十来分钟才能跟她安排的海员走出酒吧。从那里到货船有多远呢？但愿近点。“是

偷偷地白乘船吗？能否大大方方地呆在甲板上？”

“呆在货舱里，那儿安全。船上大副手头缺钱花。时间紧迫，这样安排要比替你弄个海员证件方便。再说，你那双手也不象是个当海员的，别人一眼就能看破。”

“半夜启航……沿莱茵河而下……去哪儿？”

“鹿特丹。那儿对你胃口。”

“鹿特丹的老地方？”好极了！那是一处安全可靠的密点，钞票、衣服、证明新身份的美国护照——一切必需品应有尽有。还要为他编造一套滴水不漏的假经历。

西奥从里面口袋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塞进雷纳手中，点头笑道，“喏，到鹿特丹这段路上给那个海员的。大副的那份已预付过了，也许他还想加一点。另外，其他一些睁只眼闭只眼的人也可能伸手。我看这么办就万无一失了。”西奥看看表。他无须过问雷纳是不是记住了未来几个月长途旅行中的一切细节安排。因为他们曾在前克虏伯家族庄园旁边的树林里碰过头，谈了很长时间，一切均早已讨论过了。那可是个进行密谈的好地方：参观克虏伯博物馆的人来来往往，去那儿既安全又隐蔽。人们大多把时间花在参观克虏伯的宅第和里面的大花园，很少再有劲头到附近林子里转转。“下周你抵达伦敦，祝你走运，艾瑞克。”

西奥无意中用了雷纳的化名，是不是一种信任的表示呢？可惜雷纳对此次伦敦之行不象他以往执行任务那样有把握。这次是在原任务之外再加一项任务，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那个姑娘叫人担心。真的没有她不行吗？”

“对，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对她了解很少，需要知道有关她的情况、背景——”

“这一切格雷达都会提供。她在伦敦差不多一年了，专

门物色人才。这姑娘就是格雷达发现的。”

雷纳摇摇头。是的，出现了一些使人头痛的事，可能还会有更复杂的情况发生。“说老实话，我得谨慎行事。你不是说过，格雷达决定不吸收她了吗？”

“但并不反对利用她！”西奥生气了。“她对你完成任务很重要，有决定性作用。我们一打听到她父亲是谁——呃，就在最高层领导中做出了决定。不是由格雷达决定的！”他稍停了一下，口气缓和地说，“当然这也不由你定。”他那张又圆又白的脸绷得紧紧的，往日那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表情一扫而光。

雷纳依然觉得这主意太荒唐。“你怎么知道她就会爱上我？”他紧闭双唇，又摇摇头。“不爱就不可能有信任，没有信任——到了阿姆斯特丹就无法叫她再跟我们走。”

“到时你若感到有危险，就甩掉她回来，再按原计划接着干你的。不过，我还是要你见见她，由你自己作出判断。记住，我们认为她对今后的计划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你千万别忘了！”这话里暗示着命令，不容再讨价还价。西奥的口气缓和了一些：“你的路线有点儿小变化：到孟买后，直飞印度尼西亚——不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十一月初赶到巴厘。十一月七日，你和那姑娘乘罗依尔公主号游船离开巴厘。这段旅程的舱位要事先订好，我在船上也订有房间。借此机会见面十分安全，你可在到美国之前最后汇报一次情况。”西奥笑容可掬，简直象天使一般。“我将在你们登船的前一个停靠港新加坡上船。你和那姑娘在香港下船后，我在下一个港口离船。”

“为什么绕道巴厘去？”

“要把同行的那帮人甩掉，那地方最适合不过。”

“姑娘当然不在甩掉之列啰。就怕到那时她早不跟着我们了。”

“对，姑娘除外。她肯定不会和你分手。艾瑞克，我可从未听说你和女人交往翻过船哦！但记住：这次不许你私下搞什么名堂。姑娘交给你是项任务，其中的利害关系你可能都想不到。炸油库算什么，和我计划要在美国下手干的事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说毕，西奥掏出一副宽边眼镜戴上，步入教堂正厅。

怎么，这回是“我”计划，不是“我们”？雷纳暗想，西奥离开时的这句话说得好，走的时机也选得妙，一直到大街上都有人掩护。此时恰有一群落在后面的游客经过雷纳身旁向教堂大门走去，西奥立即混在他们当中，谁也没有留意。

五分钟后，雷纳离去。倒底要在美国下手干什么呢？真想知道！他和马科将和当地的能人高手一起工作。可能人选已确定，正在接受训练。可是，他们能否象第一行动组那么得力呢？马科当然还跟着他，但其他人在哪儿呢？调整改组了，还是编进了杜伊斯堡的第二行动组？也许已分散转入地下？要隐蔽多久呢？六个月？一年？明天西奥发警报让他们撤离时，他们会怎么想呢？雷纳明白，他们也和自己一样：会气得发疯，非把整个杜伊斯堡炸平不可，而不仅仅是在贮油区制造一系列爆炸事件。第一行动组不会垮，但已七零八落了，可上星期它还是人民革命力量直接行动委员会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等我完成美国这项任务后，要使它重新活跃起来。

\* \* \*

刚从阴森森的教堂来到繁华的大街上，六月天的太阳晒得人够呛。他停步点燃一支烟。附近有没有人盯梢？他判

定，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路人，于是也加入到周围的人流之中。此时此刻，他已压下心头的怒火，盘算着如何从埃森脱身。

首先，得回书店结算工资。哪有一个规规矩矩的德国青年连挣到手的钱都不要就走的呢？其次，要稳住那位好打听的房东太太兹莫曼。哪有一个规规矩矩的德国青年付了一周的房租未住到期就半夜三更悄悄离去的呢？这两处雷纳打算编个同样的理由来对付，就说父亲住院进行牵引治疗已好几个月了，母亲也在犯病，厄纳斯特叔叔非常需要个帮手照料家里在慕尼黑开的屠宰店。估计书店老板布洛克会让他早走的（当然工资只照半天算）。兹莫曼太太听到这倒霉的消息会摇头惋惜：一个年轻人被迫去干他不愿干的行当——这一来，他还能写完他正在写的书吗？唉，小伙子为此不知下了多少功夫，看了多少书……雷纳几乎都能猜到她会说什么话，可以事先作好准备，到时简单答上几句，然后有礼貌地告辞。至少八个月前，兹莫曼太太的那些疑问他都顺顺当地搪塞过去了。答话一定不能多，说明问题就行。这样，她还可利用你的话去回答朋友，这里的左邻右舍喜欢在背后说三道四。住这种地方不危险吗？一点也不。只要你前后说的一致，就让兹莫曼太太用她那富有浪漫色彩的想象力替你添油加醋，编个不幸的爱情故事吧。再说，警察局的侦探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身负重要秘密使命的人会找到兹莫曼太太屋里去住！

\* \* \*

一切均在雷纳预料之中，只是布洛克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在他忙着为雷纳办理手续的时候，目光忽地离开乱放的书刊目录的办公桌，问道：“你拿去的书都还回来了

吗？”说完又继续在单据上签字。

雷纳脸上不由地紧张起来，还好，就那么一下。“还了，先生，都还回来了。”他连忙答道，一双眼睛直盯着布洛克那颗又光又亮，象鸵鸟蛋似的秃脑袋。“最后两本是今天早上送回来的，都是从旧书书架上取的。我看得很当心，没弄坏。”

“我知道你对旅行感兴趣。其实，这类书到公共图书馆去找，选择的范围要广得多。”

把我的名字和旅行这个专题联系在一起？才不干那蠢事哩！雷纳带有歉意地说，“是想去的，但图书馆开馆的时间总赶不上。真对不起，我——”

布洛克把大手一挥，“算啦，别提它了，书又没弄坏。不过你本该先得我同意才是。这么说，你非回慕尼黑不可，只好放弃旅行计划了？”

“旅行计划？不，不。目前还谈不上，少说也是几年以后的事。首先，我要看书，收集背景资料，然后动手写。如果书写得成功的话——那时才谈得上旅行。”

“要当个作家？”布洛克把宽边眼镜推到脑门上，仔细打量这个乐观的年轻人——是个标致的小伙子，蓝灰色的眼睛沉着镇静，留着一撮小胡子，满头黄发，使布洛克羡慕不已。“我看还是一心一意读书的好，至少一日三餐不用愁。”他拍拍雷纳的肩膀，说了句“祝你父亲早日康复”，便打发雷纳走了。

书店这一关总算顺利通过。雷纳松了一口气，匆匆赶回住处。他心里一直在嘀咕：没想到布洛克这老头儿来这么一下子。别瞧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竟留意到这许多事。他是不是也注意到我感兴趣的旅行路线了呢？从西欧到东



欧，再从小亚细亚到印度、远东……嗯，不会。我取书看时很留神，尽量不顺着这个顺序拿，而且还特地选了几本十八和十九世纪游记之类老得没牙的旧书，好让人觉得我兴趣泛泛，非常一般化。可我低估了布洛克。这件事尖锐地提醒了我：千万不可想当然，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铸成大错。韦利不就是被艾玛丽羞答答的一张笑脸所迷惑而栽了跟头的！哼，让他们俩见鬼去吧！

在兹莫曼太太那儿倒未碰到什么麻烦。她穿着自己最喜欢的漂亮印花衣裙，正准备出门到餐馆早一些吃晚饭，然后和朋友们去赌牌。她这一去至少九点以前不会回来，雷纳正好整理行装，无人打扰。他不必烧什么材料，一切重要机密都掩藏得很好。譬如，关于未来几个月他计划要去的一些城市郊区营地的情况都是用暗语记的，没有具体地名。材料夹的封面上用粗体字写着：“小说素材”。一张纸上记满了人名姓氏，字迹潦草。为了象那么回事，他还在一些名字旁边打上记号，注明：“拟选用人物”。另一张纸上记的是打算采用的人物年龄一览表，并有出生日期、地点。年代和地点纯属信手乱写，毫无意义；但日期和月份却是要记住的。因为他正是要按照这些规定的日期到各国旅行，与那里的恐怖主义组织取得联系。他再次检查了一遍，确保记下的这些日期不致引起怀疑，才小心翼翼地把材料夹放进行李袋。这张日期表对他是不可少的，虽然举行会晤的地点和人名他早就背熟了，但唯有日期老记不准。西奥给了他一长串日期，一个也不能搞错。果真有那么多游击队吗？反正只要一见面，他就会弄清楚的。先听他们谈谈情况，再了解一下他们的领导人，最后确定是否值得和他们建立联系。这一切他都将以谈天气情况的用语向西奥报告——晴、转晴、阴等。他的报告